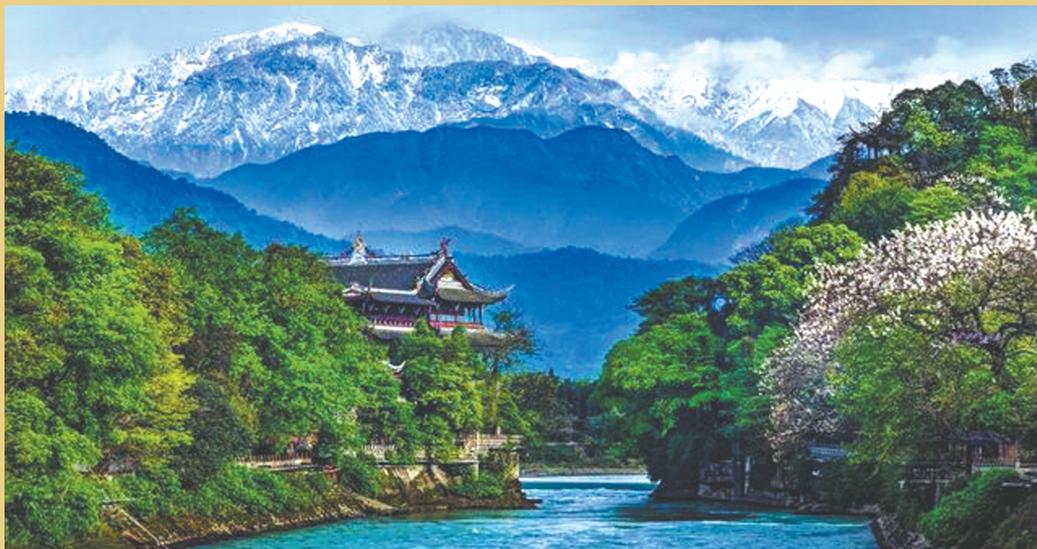


# 都江堰的四张面孔(上)

文月

四川人对都江堰的感情亲切而深厚，特别是土生土长、喝着都江堰水、吃着都江堰水灌溉出来的庄稼长大的成都人，清明时节不仅要踏青祭祖，还要砍槎放水，祭祀李冰父子，谢天谢地谢人。都江堰对四川乃至大中华的意义超越了许多人的认知，它绝不只是一座古代水利工程，也不是全世界迄今为止年代最久、唯一留存、仍在一直使用、以无坝引水为特征的特大水利工程那么简单。要全方位、深层次把握都江堰的价值，关键在于看清楚都江堰的四张面孔。



都江堰水利工程宝瓶口。

## 壹 都江堰曾历经三次大规模修建

第一张面孔——道统。都江堰之所以伟大，首先在道统。其道为“以民为本，身体力行，实干兴邦”，其统为自大禹至望帝丛帝、至李冰父子的一脉相承。都江堰是救民于水火的工程，是泽被千秋万代的工程。它不是画出来的，也不是吹出来的，而是干出来的，是大禹、李冰等一代又一代承继这样的道统，爱民如子、亲历亲为，解民难、救民苦，与民众同吃同住同劳动，带领大家一手一脚干出来的。

都江堰的缘起在于解决水患。古代水势汹涌的岷江(郦道元《水经注》称“岷江导源”不是从河流长度，而是从水量和人文影响角度考量)冲出龙门山大峡谷，出现在成都平原头上，成为悬在成都平原头上的一把利剑，非早即涝，不是“赤盆”就是“泽国”。一遇暴晒，赤地千里，颗粒无收；一遇暴雨，洪水泛滥，“江水初荡滴，蜀人几为渔”，古蜀人民深受其害，水患不除，邦无宁日，治理岷江带来的水患是当时老祖宗们的头等大事。

据《尚书》《汉书》《华阳国志》《越绝书》《水经注》等记载，最早带领大家修筑都江堰的可能不是李冰父子，而是大禹。出生于昆仑山东麓西羌地区岷江河谷(无论是北川、汶川还是茂县)的大禹是从岷江龙门山峡谷走出，这是一个怎么也回避不了的问题。据《尚书·禹贡》载“岷山导源，东别为沱”，应该说的大禹治水从岷江开始，引岷江水向东，是为沱江。从地理环境上看，这应该是关于都江堰分水的最早表述。

《汉书·沟洫志》载“昔大禹治水，山陵挡路者毁之，故凿龙门，劈伊阙”；《越绝书》卷一载“禹穴之时，应龙以铜为兵，以凿伊阙，通龙门”；《水经注》载“昔大禹疏龙门以通水，两山相对，望之若阙，故谓之伊阙”。如果这些记载不是传说而是史实，全都印证了《尚书·禹贡》的说法，说的应该就是大禹兴修都江堰的故事。这里讲的龙门就为川西龙门山，而不是历史上被人们附会的河南洛阳(河津)龙门。对此，北宋司马光就有疑问。而经现代地质考古，洛阳龙门是距今20多万年更新世晚期自然形成的，不见人工痕迹。“伊”是古语中“若”“好像”的意思，而非郦道元误解的所谓“伊水历其间”，或者他讲的“一水历其间”。

大禹祖先是黄帝，爷爷是颛顼，五帝中连同他自己占了三席，不料半途杀出一个不争气、以堵治水失败的父亲鲧。大禹知耻而后勇，不以私害公，躬亲劳苦，时而左手握准绳，右手把规矩或木铎；时而化身为熊，挥舞开山斧，与劳苦大众一起，栉风沐雨，披星戴月，吃在工地，睡在工地，挖山掘石，三过家门而不入，疏通九河，鼎立九州，铸就了“公而忘私，民族至上，民为邦本，科学创新”的大禹精神。

第二次大规模组织修建都江堰的应是杜宇鳖灵即望帝丛帝。望丛二帝的故事完全是舜禹二帝的翻版。

望帝年迈时，大禹兴建的工程不够用了，加之年久失修，岷江再度泛滥，大量百姓深陷水潦，痛苦不堪。望帝力不从心，就起用了年富力强、水性特别好特别是潜水能力极佳的鳖灵治水。鳖灵可谓大禹第二，也是拼命三郎，他长期住在工地，凿玉山，再劈柏条、蒲阳二河，增加东排沱江的水量，并疏浚沱江。

鳖灵因治水有功，望帝禅位给他，是为丛帝，开启古蜀开明十二朝文明。退位后的望帝隐居西山，念念不忘蜀地老百姓，死后化为子规鸟，每年暮春飞回，声声啼叫“不如归去”或“阿公阿婆，割苗插禾”，叫破了嗓子，血滴大地，长出了鲜艳的映山红。这便是望帝啼血的故事，千百年来，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华夏赤子。李白出川，想念故乡，便道“蜀国曾闻子规鸟，宣城还见杜鹃花。一唱一回心一碎，三春三月忆三巴。”

鳖灵凿玉山，可能在玉山山开出了一条口子，但岷江在此的水患并未得到根治，于是才有了第三次治理水患即李冰父子主持的系统性、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修建。李冰父子深得大禹真传，和民众一起，在前人的基础上开拓创新，编石笼，填巨石，建鱼嘴分水；又在鳖灵的基础上用火烧石，劈出离堆，开宝瓶口作内江引水灌溉；又低作飞沙堰，让多余的水流到外江排洪；并沿着大禹鳖灵治水路线向东梳理，最后死在石亭江治水的工地上。李冰父子不仅根治了岷江水患，成都平原从此“水旱从人，不知饥馑，沃野千里，谓之天府”，将天府之国的桂冠从汉中平原抢到了成都平原或四川盆地，而且还对治水工程进行了系统总结，形成了世界上最早、最完备的治水思想和方略。

李冰父子在修建都江堰之前是寂寂无名的，史书几无记载，不知为何方神圣？甚至出生在什么地方至今仍然存在较大争议(有山西、陕西、四川三说，都有一定道理)，但他们不但敢干真干，还实干巧干，深受人民爱戴。“蜀人慕其气决，凡健壮者，因名冰儿也。”李冰被后人奉为“川主”，次子被尊为二郎神，立祠庙纪念。

南北朝时，望帝祠迁往贛城，在原址建崇德祠纪念李冰父子，后改名为二王庙，沿用至今。元文宗加封李冰父子为“圣德广裕英惠王”和“英烈昭惠显仁祐王”；清世宗又加封为“敷泽兴济通裕王”和“承绩广惠英显王”。

“事无小大，期于利民；功无难易，在于经久。”都江堰道统的影响十分深远，神州大地广受其利。李冰之后，汉代文翁、唐代章仇兼琼、北宋刘熙古等对灌区进行了拓展；三国诸葛亮、元代吉当普、清代阿尔泰、丁宝楨等组织了一次又一次修缮。人们额石纪念吉当普，“爱深而知远，不枉其道，不屈其志，临难忘身，为国忘家，安于命而勇于义，而知所先务，故事可立而功可建”，不是一个活脱脱的元代大禹吗？特别是承袭其道统走出四川的“大家”们，更是将其种子撒向了五湖四海。

## 贰 灌区之大早已超越都江堰市

第二张面孔——格局。都江堰格局之大，超乎想象。都江堰是世界上最大的灌区，在一般人的印象中，都江堰就在都江堰市，由鱼嘴、飞沙堰、宝瓶口、二王庙、玉垒山、伏龙观等构成，这是狭义的买门票的都江堰景区范围。就都江堰这一世界特大水利工程而言，这只是渠首工程，只是序幕。

从空间上讲，都江堰一开始就超越了都江堰市的范围。大禹“东别为沱”，经成都郫都新都到了金堂。李冰父子组织修建的，已经从都江堰市的灌口延伸到了彭山县的江口。除“李冰作大堰于此，壅江作坝，拥有左右口，谓之蒲坝”外，仅《水经注》就有“李冰为蜀守，开成都两江，溉田万亩”“李冰识察水脉，穿县盐井，江西有望川原，凿山崖度水，结诸陂池，故盛养生之饶，即南江也”等多处记载，其时的都江堰已是北至都江堰、南至彭山、东至什邡、西至邛崃，遍布整个成都平原。你在成都平原上看到的任何一条河、一道渠、一湾溪、一座桥，无论是江安河、走马河、柏条河、蒲阳河四大干渠，还是外江—金马河、清水河—锦江—南河、府河、沙河、石亭江、文井江，以及洞子口、三道堰、流花溪、安澜索桥、南桥、万里桥、安顺桥、九眼桥等，都是都江堰的一份子。

汉景帝时，文翁治蜀，不但大兴教化，在成都建石屋办学，文风大盛，“至今巴蜀好文雅，文翁之化也”，从此“自古文宗出四川”，而且开蒲江口、青白江，将都江堰灌区扩至蒲江流域，“持平道治，民物阜康”，成为扩大都江堰灌溉效益的第一人。

唐开元年间，章仇兼琼任剑南节度使，不仅助建乐山大佛，而且还组织对都江堰进行了全面的整治，在温江新源水附近开凿“通漕西山竹木”的新渠；在新津南河上开普通济堰，灌溉彭山、眉山万亩农田；在成都北郊重开万岁池，蓄积水用于灌溉，“后之以水利

著者，多踵其遗迹云”。

北宋刘熙古在成都北郊筑九里堤，号九里长虹。元明时期，人们又沿邛江、文井江等凿邛江堰、柳江堰、文脉堰、岩洞堰等，持续拓展都江堰的灌溉面积。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开东风渠、人民渠两大系统，向东向南翻越龙泉山，建黑龙潭、三岔湖、龙泉湖、继光水库、鲁班水库等，开辟黑龙潭、龙泉山、毗河和人民渠四大灌区，都江堰灌区从280万亩迅速越过1000万亩。

目前都江堰水利工程跨越40余县(市、区)，灌溉面积1100多万亩，养育人口3000余万，是世界上最大的灌区。2000年前司马迁在《史记》中说“百姓飨其利。至于所过，往往引其水益用溉田畴之渠，以万亿计，然莫足数也”。干、支、斗、农、毛五级渠道系统，如人体血液系统遍布龙门山至龙泉山的四川盆地广大西部地区。现干渠110余条3600多公里，支渠260余条2300多公里，末级渠道34000多公里，渠道总长度超过4万公里，可以绕地球赤道转一圈。2000年都江堰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，2006年入选世界自然遗产，2018年列入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。

都江堰后来的战略意义是大禹、李冰等人没有想到的。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拓展，都江堰的格局越来越大，最终成为我国重要的战略纵深。

四川盆地，因为都江堰“疏众流以沃民田，以堰都邑”“水旱从人，沃野千里”，形成了世界上最先进的顺应自然的精耕细作的生态农业方式，生成了“郡邑为局，山水为道，诗文为子，整体地域综合为弈”的广大和谐的天人合一的境界，不仅成就了大成都、成就了天府之国，更成就了大中国的“大后方”，成为中华大地标准的战略腹地，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、没有断代的重要保障。